

热历史

古代的“计程车”

□戴逸华 喻思南

出租车是现代生活中常用的交通工具，主要通过记录行车里程计算费用，因此也被称作“计程车”。出租车的计程器是近代的发明，而我国古代就已经有了自动记录行驶里程的机械装置，叫作“记里鼓车”，外国有学者称之为“中国的计程车”。

记里鼓车何时发明？如何工作？

成书于南朝的《宋书·礼志》记载：“记里车，未详所由来，亦高祖定三秦所获。制如指南，其上有鼓，车行一里，（木）人辄击一槌。大驾卤簿，以次指南。”其中的“高祖”是指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。这里说的是记里鼓车用于皇帝出行仪仗（卤簿），形制与指南车相似，上面有鼓，每行进一里，就有木人击鼓一次。至于记里鼓车发明于何时，史书无明确记载。由于刘裕平定长安在东晋，可推测记里鼓车的发明不晚于东晋。成书于唐代的《晋书·舆服志》也记载了记里鼓车，这就进一步明确两晋已有记里鼓车。除了《宋书》和《晋书》外，《南齐书》《隋书》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等史籍都有记里鼓车的记载，内容大同小异。

今本崔豹的《古今注》还记载了一种升级版的记里鼓车，这种记里鼓车不仅每行进一里就有木人击一次鼓，在行进十里时还另有木人击一次镯（古代军乐器，形似小钟），它的机械结构应当更加复杂。据《宋史·舆服志》，宋代皇帝仪仗已经使用这种升级版的记里鼓车。

那么，记里鼓车究竟是如何运转？《南齐书·舆服志》有“记里鼓车，鼓机皆在内”的记载，明确了记



▲夏县宇达青铜文化产业园展出的记里鼓车模型

记者 刘亚 摄

里鼓车是由内部的机械驱动的，但没有更加具体的说明。幸运的是，《宋史·舆服志》详细记载了升级版记里鼓车的内部机械结构：“足轮各径六尺，围一丈八尺。足轮一周，而行地三步。以古法六尺为步，三百步为里，用较今法五尺为步，三百六十步为里。立轮一，附于左足，径一尺三寸八分，围四尺一寸四分，出齿十八，齿间相去二寸三分。下平轮一，其径四尺一寸四分，围一丈二尺四寸二分，出齿五十四，齿间相去与附立轮同。其中平轮转一周，车行一里，下一层木人击鼓；上平轮转一周，车行十里，上一层木人击镯。”

20世纪20年代，历史学家张荫麟就据此复原了记里鼓车的内部机械结构。它的基本原理就是由大小、齿数不同的齿轮和立轴，把车轮的运动传动至击鼓装置，使周长一丈八尺的车轮每转动100

次（即1里，1里=1800尺）带动一个木人击鼓一次，每转动1000次（即10里）带动另一个木人击镯一次，从而实现1里击鼓、10里击镯的效果。这种通过车轮转动圈数记录行驶里程的设计，与今天汽车里程记录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。

在明确内部机械结构后，我们不禁追问，记里鼓车究竟长什么样？这也是科技史学家王振铎在复原晋代记里鼓车时面临的问题。

在汉代、晋代皇帝高官出行仪仗中，有鼓车、鼓吹车。综合文献，王振铎认为，晋以来记里鼓车之外形制度，当由汉之鼓车蜕变而来。山东省的汉代孝堂山画像石则提供了汉代鼓吹车的视觉形象：车厢分为上下两层，下层四人各相向而坐奏乐，上层有二人击鼓。王振铎据此复原了晋代记里鼓车的外观，这样就有了我们今天常见的记里鼓车复原模型。（《人民日报》）

古代有无“社保”



助。范氏义庄延续数百年，为后世宗族慈善树立典范，反映出民间力量对社会保障的积极参与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保障的不足。

古代社会对养老极为重视，以法律和道德双重手段保障老年人权益。汉代推行“王杖制”，《王杖诏书令册》记载，持有皇帝赐予王杖的老人，享有诸多特权，如在政治上地位相当于俸禄六百石的官员，侮辱、殴打持杖老人者按大逆不道罪论处；经济上，可免赋役，还能定期领取粮食、酒肉等生活物资。这一制度从法律层面给予老年人特殊保护，体现国家对养老的责任担当。

在家庭养老方面，儒家倡导的“孝”文化深入人心。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”“孝子之养也，乐其心，不违其志”等儒家经典言论，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。家族长辈拥有较高权威，家族通过制定族规家法，督促子孙履行养老责任。这种家庭与家族相结合的养老模式，是古代养老保障的重要支柱，确保老年人在家庭中得到照顾与关爱。

古代医疗条件有限，为解决民众看病就医难题，政府和社会也采取了诸多措施。唐代设立“病坊”，

作为官方医疗机构，收容贫病患者。宋代的“安济坊”更为完善，苏轼在杭州任职时，创建“安乐坊”，招募僧人治病，还购置田地作为基金，维持其运营。《宋史·食货志上六》记载：“安济坊亦募僧主之，三年医愈千人，赐紫衣，祠部牒各一道。”安济坊不仅提供免费医疗服务，还对医者有相应激励机制，推动了医疗救助事业发展。

此外，古代政府还通过颁布医药政令、推广医学知识等方式促进医疗保障。如北宋政府设立“校正医局”，整理、校勘和出版大量医学典籍，使更多人能够学习医学知识。一些地方官员也会组织编写通俗易懂的医书，发放给百姓，普及医疗常识，提高民众的自我保健能力。

虽然古代的这些保障措施与现代社保在体系完整性、覆盖范围等方面存在差异，但它们体现了古人对民生保障的不懈探索与智慧。古代以政府为主导，结合民间力量，从灾荒救济、养老、医疗等多方面构建起相对稳定的社会安全网，维护社会秩序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。这些传统制度与理念，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。（《金融时报》）

生活史

石磨的变迁



临猗县大寨山农耕博物馆展出的石磨
记者 刘亚 摄

磨，最初叫做硙，汉代开始叫做磨。相传，石磨是由鲁班发明的，《世本》等文献中记载“公输班作硙”，由此可以推出，在战国时期，石磨就被人们所使用。石磨有水力的，畜力的，还有人力的，而人力的很多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石磨也在不断演变。石磨的发展又分为早、中、晚三期。从战国到西汉为早期，这一时期的磨齿以洼坑为主流，坑的形状有长方形、圆形、三角形等形状多样，极不规则；东汉到三国为中期，这个时期是磨齿多样化发展时期，磨齿的形状为辐射形，分区斜线型，并有四区、六区、八区型，也有十区斜线型。

石磨，通常由两扇组成，分为下扇（不动盘）和上扇（转动盘）。两扇磨的接触面有一个空腔，叫做磨膛。同时，接触面上有凿孔，有排列整齐的磨齿，用以磨碎粮食。石磨，是把瓜干、小麦、大豆、高粱等粮食加工成面粉的一种器械。

早些年在农村，石磨的普及性非常高，可以说是人们居家生活的必备器，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围绕石磨创造了许多富有哲理的歇后语。有趣的是这些歇后语大多与驴有关，比如：驴子拉磨——跑不出这个圈；老驴拉磨——光转圈；老驴啃石磨——嘴硬；老驴拉磨——走不远；驴拉磨，牛耕田，各干各的活，各走各的道。

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，石磨作为粮食加工成面粉的一种器械，在农村是普遍使用的。直到出现了打面机，村民才结束了推磨、筛面出苦力的日子。从此，石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当时许多农村，经常看到被遗弃的石磨，或是来做饭桌、垫井台，或是用来垒猪圈、垫马路，让人看后不免会叹息和遗憾。

（《当代散文》期刊）

古人出行打“骡的”



山西博物院展出的车
记者 刘亚 摄

古人坐“骡的”的历史要悠久得多，骡子力量大，性格温和，辛亥革命前，骡车是北方主要交通工具。

“骡的”分官用和民用，官用车轮高，为防止颠覆，车轴更长，俗称“陕西脚”，因骡子多从陕西来。以前只有土路，雨后一片泥泞，容易翻车，所以“骡的”轮子沉重无比，以降低全车重心。

骡车制作精良，尤其在轴的制作上有绝活，跑起来声音悦耳，犹如戏台上的响板，别处的工艺达不到这个水平。此外驾驭“骡的”也需技术，老北京街道都很窄，人车不分流，但两车高速对行，却能保证互不刮蹭，亦不伤人。

北方民用的“骡的”都有“站口”，相当于出租车公司，使用时可以直接向他们租赁。

在古代其他城市，驴车往往更流行，为什么老北京要用“骡的”呢？因为老北京城大，相对繁荣，人们的乘车需求大。驴车速度慢，此外驴的力量不足，乘客一多，便有翻车可能，还常把乘客颠下去。此外，驴的形象猥琐，不如骡子气派。所以北方驴车多用来拉货，即使拉脚，也只面向中下层平民，价格异常便宜。

然而，“骡的”成本高，速度慢，在人力车的竞争下，渐渐失去市场。其实人力车也没繁荣多久，在三轮车、自行车的竞争下，20世纪50年代便销声匿迹。供人乘坐的是车斗、拉货用的是平板，因在生活中用处颇大，被老北京人亲切地称为“板车”。

（《北京志·综合卷·人民生活志》）

史海钩沉

□贺源

“社保”即社会保险，在现代社会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，涵盖养老、医疗、失业、工伤和生育保险，为民众生活筑牢安全保障网。那么，在遥远的古代，是否存在类似社保的概念与制度呢？

中国古代虽无“社保”之名，却有保障民生之举。以仓储制度为例，《礼记·王制》记载：“国无九年之蓄，曰不足；无六年之蓄，曰急；无三年之蓄，曰国非其国也。三年耕，必有一年之食；九年耕，必有三年之食。以三十年之通，虽有凶旱水溢，民无菜色。”从西周的“委积”制度，到战国时期魏国的“平籴法”，再到汉朝的“常平仓”，仓储制度不断发展完善。政府丰年时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，灾年再平价卖出或无偿赈济，稳定粮价的同时，保障百姓基本生存，这可视为一种应对灾荒的社会保障措施。

民间慈善也在古代社会救助中发挥重要作用。宋代范仲淹创设的“义庄”影响深远，《范文正公集·义庄规矩》详细记录了义庄的运作规则。义庄购置大量田地，其收入用于赡养族人，为贫困族人提供衣食住行、婚丧嫁娶等方面的资